

陈丹燕著

上

海

文

艺

出

版

社

鱼和它的自行车

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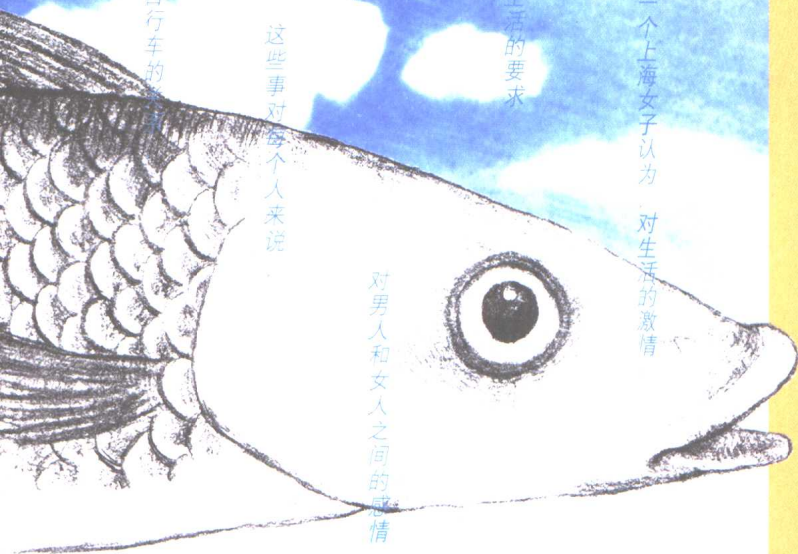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上海女子认为 对生活的激情

对过一种不平凡的生活的要求

对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

这些事对每个人来说

都是当初自行车的激情



鱼和它的自行车

陈丹燕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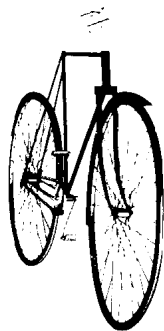
海

文

志

出

版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鱼和它的自行车/陈丹燕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2.4

ISBN 7-5321-2368-5

I. 鱼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7926 号

插 图: 向 京

鱼和它的自行车

陈丹燕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125 插页 2 字数 145,000

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5,000 册

ISBN 7-5321-2368-5/I·1890 定价:16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35104888×7462

目录

第 1 章

他离一个浪漫故事实在相差太远了。

那时我并没有学会遗憾，这是大人才有的感情，我只是愤怒，怒火中烧。…………… 1

第 2 章

我感到自己像一朵白花，在绿色的癌病室的背景前，极慢，但不能阻挡地伸展自己硕大颀长的骨朵，又娇嫩、又茁壮。…………… 47

第 3 章

他什么都装做不知道，照样天天晚上按时回家，在桌子旁边看书，查词典，或者发呆，像一只热水瓶，或者一只冰箱，我觉得里面有东西，可在外面一点也看不出里面藏着什么东西。… 109

第 1 章

他离一个浪漫故事实在相差太远了。

那时我并没有学会遗憾，这是大人才有的感情，我只是愤怒，怒火中烧。





林浸过的尸体，全变成了棕红色的，干瘪而潮湿。

有个微驼的男人站在陈列局部人体的玻璃柜前面。他头顶微微秃了，所以脸显得长，古怪，而且十分苍白。他怔怔地站在那里，怔怔地看着玻璃柜里的一个鼻咽标本。走近他，看清那是英文老师。在充满了福尔马林的暮色里，他像一件粗心人晒在竹竿上，夜里忘了收回家的衣服。

鼻咽标本其实是一个人的半边头颅。它向我们展示鼻咽的构造和鼻、耳、咽以及胸部那块无法形容指点的中心区域的关系。

我是在不久前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看到它的。那时我路过黑板报，打算去教室上课，被解剖老师叫住，让我去帮她搬个标本到教室，她喜欢我，因为我一点也不怕标本，不像班上的林小育那样逃走，也不像芬那样惊叫。

标本放在一个有锈迹的铁盘里，上面盖了块浸满福尔马林的纱布。我走到半路上，突然吹来一阵风，风把纱布掀开，我正好看到被整齐切开的半个头颅，在上嘴唇上，甚至留着几毫米长的花白胡子。由于胡子的缘故，它的上嘴唇仿佛微微撅起，就像所有的老头一样。那些胡子好像应该修剪了，它们在那半张棕红色，毫无弹性的脸上反射着太阳的金光。

回想起来，仿佛在梦里。我心里惊雷滚滚，但却一声不吭，软绵绵地继续走着，没惊呼，也没把托盘扔掉。所以，我很熟悉英文老师背上的神态，他的背部像我那时一样的震惊而又茫然，如同一个梦游者。我们都被这半张脸上的胡子吓住了，或者说魔住了。

英文老师感觉到了我，他的脸转向我时，还留着做梦一样的神情。

在这时看着英文老师，我突然感到他陌生起来。回想起来，本来我并没注意到他，只是听说他是大学中文系出身，那时毕业分配到外

那是八十年代初夏的一个黄昏。我十七岁，考上了医学院附属的护士学校。在工厂的职业学校和医院的护士学校中间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护士学校，那是因为，我以为护士与人打交道，与死亡打交道，更加容易遇见奇迹。我的爸爸妈妈也毫不犹豫地支持我，因为他们认为家里有人在医院工作，会有很多方便的地方。

在生命的每一处哪怕最最微小的转折处，我都在心里热烈地盼望着奇迹的出现。只是生活总是宁静无声地流转着，在每一处最细密的转折以后，总是什么也没有。我进护士学校不久，就发现了这一点。所不同的，只是班上都是女生，上课时放起屁来肆无忌惮，发出很响的声音来。

我像从前一样默不作声地接受了这种失望。

在吃完晚饭以后，我就到校园里去散步。暮色灰黄而凉爽，本来就宁静的黄昏，静止了一般。那天我在教师办公楼和教室之间的林阴道上慢慢地走，门房后挂着大钟，钟绳被晚风吹动，使钟发出轻响。在那时，我又感觉到日子的宁静与漫长，它像一条不能快也不会慢的水流，无声无息地向前淌去。对这样的日子，我已经过得太久太久。

这时，我看到教师办公楼底层解剖实验室的红门仿佛微微张开。平时那里是锁着的，而且同学们都不愿意到那里去，楼外有棵特别高大的树，向红门投入重重阴影。

将近半年以来的解剖课上，我已经许多次看到过从那里拿出来的被肢解的人体，它们使我越来越感到亲切。

脊背上一阵一阵微微紧着，我走过去。我知道我背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我喜欢起鸡皮疙瘩的感觉。

解剖实验室是底楼最大的一间教室，这时教室里已经十分昏暗，轻轻将门推开，一股福尔马林气味起伏而来，十分刺鼻，屋角的几只老式的大浴缸盖着木盖，那里浸泡着我们上课用的标本。被福尔马



多少故事，才使一个人变成这些东西。”

而这，就是至今我认识到的很少的生活中的真理之一。成熟的男人会把你模糊不清但感觉强烈的想法变成一句话，这也是当时英文老师猛然吸引我的地方之一。

英文老师猛然就吸引了我，我像发现了新大陆。我望了他一眼，望到了他脸上苍苍茫茫的样子，像是有许多故事似的，又像有许多伤心事似的，我心里咕咚响了一声，然后，浑身的鸡皮疙瘩又起来了。我说：“每次我见到这些标本，就希望马上发生什么事情。”

英文老师说：“我也是这样的感觉。生活太平淡了。”

这时我们四周的地上，突然跳出无数细细的树叶的黑影子，大概是大树外面的路灯亮了。门房老头当当敲着钟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们学校到很晚还留着这样声音缓慢而洪亮的老钟，而不用电铃。在钟声回荡的几分钟里，使我暗暗惊奇，一时不知身在何处。夜自修开始了。

隔着林阴道的教室里，传来女孩子的喧哗，远远听上去，是那样明媚流利。这声音和光亮反衬出了解剖实验室的秘而不宣的黑暗。我突然感到它暧昧的暗示。在黑暗里我和英文老师很近地站在一块，我甚至能感到英文老师那边散出的热气。我身体动了一下，英文老师很茫然而又不由自主地将身体侧过来，我们之间的那一小块黑暗骤然燃烧起来一般。我心里忽然起了反感，还有恐惧以及惊奇，总之，那是被追逐的不愉快带来的反抗。我坚决向一边闪去，英文老师猛醒般地一震，立即也闪开了，但像眼睛挨了一巴掌的温顺的狗。

可是，马上，我就后悔了。我觉得这是自己在宣布自己的自作多情，我没处世经验，又不纯朴，只想马上转移话题，于是我又说：“要自修了喏。”

英文老师说：“噢。”

地去了，后来好容易调回上海来。他爱人到医学院的研究所里当遗传学的研究员，他只能到我们学校，还是研究所出面来说情，照顾的。我们没有语文课，他便教我们英文，他在黑板上写着不好看的拉丁文和英文的药名。用手在玻璃黑板上窘迫地点着它们，艰难地读给我们听，他出汗的手会在黑板上留下一团团手掌的汗气，他的样子使人感到他是个倒霉蛋。他眼眶的四周，有中年男子奇怪的浮肿，总像昨晚没枕在枕头上睡觉那样。而在福尔马林的暮色里，他的脸却变成了一张有着成熟故事又有青春余温的脸。我想，他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的人。

他很窘地朝我笑，说：“奇怪。”他一点也没有成年人的架子，很诚恳。

我禁不住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是这样的。”

他说：“我一直觉得奇怪，实际上也是很奇怪，看到没关门，就进来了，里面很——”他顿住。

我朝他笑了一下。是啊，那种心里的感受是说不出的。

他还在琢磨怎样把无法表达的表达出来，他说：“每次我经过这里，就想进来看看，这里太安静了，安静得太不安静。”

我想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但想到他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这样说不好，就没说。

我们又看那个标本。它浮沉在福尔马林里，它的嘴唇像熟睡一样地张开，当死命盯住它看的时候，仿佛还有微微的呼吸。

我一直努力保持着脸上的笑容，慢慢地，笑容退去，嘴唇粘在干燥的牙上。我拿不准现在该怎么办。四周是这样的安静而且充满了含义，如果不说点什么，好像会显得很蠢，想到这些，我就紧张起来，我说：“这也是一个人噢。”这是句好蠢的话，刚说了几个字，我就后悔了。但英文老师那边，却传来了赞同的声音，他说：“是啊，不知道有



视,这就是开始。

也许,我明明白白地感觉到,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地弥漫开来,我想起语文课上学过的一个词:油然而生。这就是油然而生的一种东西。

从那天傍晚后,英文老师就像是在我眼前突然打开的一盏灯。

在我的少女时代,在漫长的临睡之前的清醒的时刻,我总是合上眼,躺在枕头上,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。我曾经想象过多少次将要和我手拉着手向前走的那个男人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总是把爱情想象成两个人手拉着手,在有梧桐树的马路上走路。

那时和我手拉手的人,是一个佩剑的白发苍苍的将军,而且是外国人。这样的奇迹当然没有出现。那时我是一个由于不平衡和害羞而非常严肃的女孩,甚至没有机会在校园里与一个男孩有哪怕是很朦胧的感情。我非常洁白也非常寂寞地从中学毕业了。但在我的心灵深处,我认真看不起那些骄傲但又惶惑不安的同龄的男孩子,我仿佛生来就期待着有阅历的男人,以及有军队背景的男人。这是我对男人的一种至高的礼赞,男人就应该是勇猛的、威武的而且是历经沧桑的,所谓侠骨柔肠吧。

在睡前的种种含混不清的幻想故事中,这样的理想一次次闪烁着,好像幻想一样含混不清,而且又光辉四射的。但是这一个晚上,突然英文老师的脸出现了,他在那儿,像一盆风干的花一样,等着我,让我起鸡皮疙瘩。

几天以后,我从班主任的办公室出来,沿着磨石走廊走过去,经过一扇扇办公室门,最终就能看见英文老师坐在他的小办公室靠窗的桌旁,他常常双手合十,撑在下巴上,在大大的老式教师写字桌上

好像我们约了一块来观光一样，他伴着我一块向门口走，他极自然地侧着身体，靠近我的那只手稍稍抬起一些，好像要扶住我手肘一样。也许在老师漫长的成年人生活中，这个姿态并不算什么，而这却像一朵火苗一样照亮了我的心，我突然有了一个成年妇女的，一切都成熟欲坠的感觉。恍惚之中，我就要向他那边走去，仿佛我将手肘，那十七岁女孩尖而细小的手肘轻轻放到老师的手掌里。福尔马林的气味使我变得十分沉迷，像吸入太多而中毒了那样的感觉。

门口吹来初夏的风，它夹杂着春天寒冷和夏天很浓烈的阳光的温暖，清新得刺鼻。我到底放手肘到他手里了没有？我突然不能确认。英文老师返身轻轻关上解剖实验室的红门，并在上面摸索了一会儿，然后对不知为什么一直等在一旁的我说：“不要对别人说，好吗？”

我点头。

那天的夜自修，正好是英文，我进教室坐了一会，英文老师便出现在讲台上。那天下午正好学校组织我们去教学医院看医大学生的尸体解剖，他们把人的内脏像猪肉一样地一片片切开。直到晚上，大家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各自在那时受到的刺激和惊吓，见到老师进来，说话声也没有轻下来的意思。大家都不害怕英文老师。在护士学校里，女生对中年男老师，总有种撒娇似的轻慢，特别是对真诚的，却不怎么出色的男老师，像英文老师。他们懂得爱护和欣赏女孩，但却又没有出色男子的傲气和神气，使人不敢生非分之想。

越过这些杂乱的声音和晃动的脸，我看着英文老师，他也看着我，在灯下，我们仿佛突然达成默契。

其实，一切端始就在这里。如果那时我们中有一个人客气地笑一笑，或者有一个人做出拒绝的姿态，一切都会像开了瓶的啤酒，不一会气就跑掉了。而我们却在日光灯很明亮的教室里没有表情地对



癫癫,欣喜若狂又彼此争风吃醋,我想她们背上的鸡皮疙瘩也一定是竖了一大片,一大片的。而我则去远远的跑道尽头的角落,去木头秋千上荡秋千。我想象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,穿着红的运动服,在大丛大丛很绿的夹竹桃树前荡秋千,铁索咿呀咿呀地响着。连我自己都陶醉了。

果然,我又收获到了那个迷惑而温柔的眼神。操场上乱成一团,所有女班主任和舍监老师都紧紧盯住她们。这时,英文老师走到我面前停了下来,他略有点结巴地说:“你真像我爱人年轻时的样子,她那时也喜欢穿红衣服,也喜欢荡秋千。”当我眼睛忽然一暗的时候,他又说:“现在变了很多。年轻多么好!”他扬起他那被岁月腐蚀的英俊的脸,他头发微微髻曲着。

我在秋千上对他点着头,我感到清晨清新如冰的风从脸上划过,拂起伏在肩上的头发,头发扬得像鸟的翅膀。那时我的心的确充满了对英文老师的同情和怜惜,我想我能够像救出怪兽的美人那样救他,使他重新变成英俊的骑白马的王子。我希望他不爱他的妻子而来爱我,离开了我,他就还得幸下去。

我在秋千上越荡越高,因为有老师在看我,我望见了围墙外面灰色的街道,街面房子前卖大饼油条的小摊子,还有拿了一根筷子在等油条出锅的女人,我把那个睡眼惺忪的女人想成老师的太太,我把老师想成正在看着买油条的女人和荡秋千的我,所以我越荡越高,一直到自己都怕了,整个操场上的人都停下来看我,老师远远地叫:“慢点!慢点!”我像鸟在飞。

天天都是一样,天没亮钟声就响了,舍监老师在走廊里大声催促我们起床。盥洗室的长排水池前总挤满了睡眼惺忪的同学,隔壁的厕所,钉着弹簧的矮拉门再三被推拉,呼呼地急响。不知为什么,寄

沉思。那是种奇怪的姿势,看上去坐得很不舒服,仿佛已深深将自己投向什么地方,而将四周与躯体置之度外。他的手掌长而松弛,毛孔很大,看上去是双厚道可是也敏感的男人的手。他嘴角深深往下巴两边滑下去,脸色十分的困倦。

一路在磨石地上滑溜溜地走过,锃亮的地使我想到了唠叨而烦恼的家庭主妇。有时锃亮的地令人压抑,尤其对中年男子和年轻不安宁的女孩,因为他想到的是陈旧而厉害的太太,她想到的是精明而毫无诗意的母亲,这是他们共同想逃避的。我怀着比解剖实验室里更进一步的,同盟般亲切的心情走过英文老师的门,我猜想他一定有许多默默不言的哀伤。因为他们默默忍受的态度,男人的哀伤比女人的,更值得也更容易让人同情。那时候我几乎断定英文老师的太太也是个厉害而唠叨的角色,把英文老师逼得走投无路,只等我的爱情去救他。我就是那么肯定,而且那么激动地找到了用武之地。

每天清晨早锻炼时,我都得昏昏欲睡地随着哨声在操场上跑步。从开始寄宿,我最痛恨的就是早锻炼。那天英文老师也下楼来。他穿着与他并不相配的运动衣,反而显得落伍而且滑稽。他跟在我们队伍后面跑着。我们的体育老师在队伍前帅气而又懒洋洋地吹着哨子,他是护士学校最年轻的男教师,高个子,宽肩膀,眼睛似笑非笑,是全体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。当他从头排跑到操场当中,让我们围着他沿着跑道绕圈时,所有的人全竭力使自己更轻盈,像书里形容的那样:像头小鹿。

而我昂然从童话里那骄傲的公鸡面前跑过,心里想象着英文老师默默地在队伍末尾注视我的情景。我才不讨好什么人,我要别人来讨好我,而且了解我的重要性。我在拐弯时回过头去,的确找到英文老师的目光,那是迷惑而温柔的眼神。然而我假装天真地转回头去。

跑步以后,就自由活动。许多人围着体育老师打排球,她们疯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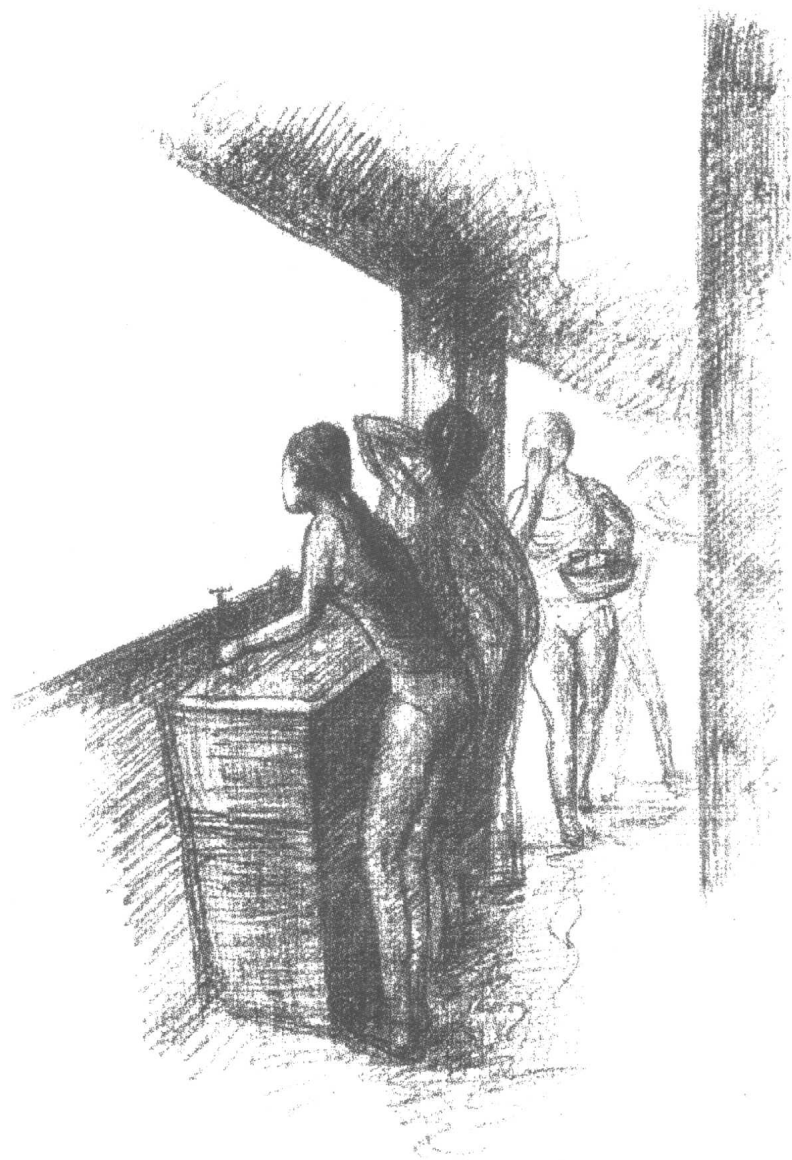
宿女生常喜欢只穿短裤和短内衣出来洗漱。初夏仍旧气温很低的清晨里，到处都能看见同学们裸露的身体，还没完全醒来，散发着熟睡暖气的胳膊和大腿，是微紫的玫瑰色。

窗外被极密的水杉林遮掩住了。对面教师宿舍的灯光被阻隔得遥远迷蒙。但我还是能想象英文老师站在他的窗前，遥遥看着我们这边的情景。借着他成年男子对以往一切疲倦的忧郁眼光，我意识到青春肌体的非凡美好，并朦朦胧胧地希望在它还没老的时候，将它显示在一双能欣赏和需要它们的眼睛面前。和许多这个尴尬年龄的女孩一样，我也很希望被爱自己的人偷看，像湖畔半夜洗澡的仙女和牧童的故事。

甚至我还想过，像英文老师这样虽然有家但是住校的人，一定对此十分渴望。也许还有另外一种更残酷的掠夺般的想法，就是想以自己的美丽，来反衬从未见过面的英文老师夫人的失色。在我看来，小女孩和老太太都是无性的，我从不与她们计较。而中年妇女，在女人一生中最最凄惶乏味，最最陈旧破损。对她们，我有极大的鄙视。我从未想到，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中年妇女。

那时我渐渐沉迷，仿佛生活马上就要打开奇妙的大门，仿佛从小至今我所过的平静日子，我认为是被莫名其妙关在生活大门外的日子就要戛然而止。每晚我都希望做书上写的那些热恋人们做过的美梦，但我的梦总是一如既往的淡灰紫色，而且和日常生活一样松散、拖拉，没有意义。甚至还不如它，因为我始终没梦到过英文老师。

星期五轮到我们班英文测验。默写时，英文老师在座位中间的过道上走来走去。他经过我身边，停了下来，那双旧皮鞋迟疑片刻，向我移来。我马上觉得，我面向他那一边的脖颈和面颊微微跳动起来，好像那一片细小的动脉血管全都亢奋起来，哗哗地喷射着热血。





的人一同走到太阳下面。我看到英文老师也提着一个鼓鼓的旧塑料袋，塑料袋里也露出一个大口瓶的轮廓。这使我猛然感到恼恨：英文老师也奔向他的家，也从他太太的炒菜锅里盛出菜带到学校里来吃。一个热的炒菜锅，就代表一个完整的家庭。

他不应该这样，应该像我想象的那样，他这样是不对的。

在回家的电车上，我与一个挤着我的满脸疲惫的中年男人恶吵，我没吵赢，因为那人骂出了非常恶心的话，他结实的脸上又下流又自私，穿了一件缝了许多口袋的帆布马夹，看上去像个拍照片的人，那种一看就是生活得不顺心的人。我这种年龄的女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最后，我闭上嘴，听着他唠叨，到我下车前，我回了一句嘴：“垃圾。”我说，然后赶快逃下车去。这才算是扯平了，但我的心情变得更为恶劣。

回家看到厨房绿茵茵的节能灯下爸爸妈妈的脸，一成不变的就像旧了的赛璐珞娃娃。爸爸妈妈因为我回家，特地杀了一只童子鸡，他们忙了两个小时，收拾那只小鸡身上和翅膀上的毛，把它用护士剪刀剪碎了，放在气锅里蒸。爸爸把鸡毛铺在厨房的窗台上晒干，那是为了卖给收鸡毛的人。我看他们在昏暗的灯下忙，真为他们感到绝望。我们家的厨房在底楼，我们一栋楼里四家人合用一个厨房，每家都很热心烧饭烧菜吃，所以厨房的墙上，挂着厚厚一层黑黄色的油污，是多少年以来炆油锅的油气熏出来的，灯座上也附着油乎乎的灰尘。爸爸妈妈在我的记忆里，总是在厨房里忙着烧东西吃。厨房的窗台上也总是晒着准备卖钱的东西：鸡毛、橘子皮、甲鱼壳和乌贼鱼的白骨头，有时是我家的，有时是邻居家的。每次还没有进家门，在弄堂里看到我家厨房间窗台上的东西，我就已经生气了，刚才在最后一节课要回家了的高兴劲，一点也没了。

妈在门口迎住我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妹妹回来了。”妈妈穿着她厂

他的呼吸拂起我耳边的头发,我感到自己紧张得就要爆炸,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,他的的确凉衣服发出硬硬的窸窣声时,我简直就要向他倒过去,眼里充满了莫名其妙的眼泪。我泪眼蒙眬地看他,他的浮肿全然不见,下巴青青的充满男人气。他轻声说:“很好。”然后,直起身,走了。

我却无法再继续写下去,所有的英文字母全在我脑子里疯狂地跳舞。只听见耳朵里营营地响着。我玩弄手里的香橡皮,满手都是香橡皮散发出来的橘子香味。我最喜欢橘子。我并不热衷于吃,而喜欢剥。将新鲜的橘子皮剥裂,它们会在被撕开的一刹那射出芬芳而辛辣的黄色水雾,如果喷到脸上,就会辣出眼泪。别人答卷时,我就一直在玩那块香橡皮,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,然后,又切成一小缕一小缕的,最后,再把它们切成一小丁一小丁的,满手都是香。林小育在我旁边答卷子,抽空望望我说:“你疯了。”

对,我疯了。一直到下课铃响了,要交卷了,我都写不出一个单词来,但我把那张卷子弄得很香。

周六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英文。

周六是寄宿生最兴奋的时候,好像要从笼里放出的鸟,屏住呼吸在听笼门抽开的刷刷声一样忍受最后一节课。只是我这种好心情常常在走进家所在的那条熟悉的弄堂时,转化成失望和愤怒。

英文课时不时有人把书包弄得哗哗响,那是将吃光了菜的玻璃瓶带回家。课桌下面靠着大塑料袋,里面装着换下来的脏内衣。

英文老师仍旧把手紧贴在绿色玻璃黑板上,在上面留下汗湿的手印。远远地看去,他的手骨节突出,很符合想象中真正的男人的手。

直到下课,我和英文老师像裹在河流里的两片树叶,与蜂拥回家